

打击刑事犯通讯集

侦察员的战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刑事犯罪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人民对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目前社会上正在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我们为配合这一任务，特编出此书。

这个集子所包括的几篇作品，都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虽然文字较为粗糙，但对教育广大群众如何提高革命警觉性，以及进一步培养新的道德风尚是会起一定作用的。

目 录

白骨之谜·····	洪绪、陈命、擇鄰(1)
偵察員的战斗·····	牛玉然(15)
騙果記·····	高占峰(22)
列車上的“老鼠”·····	田大鈞(27)
西安路的搶劫案·····	周作新(31)
十三塊手表·····	苏 晶(37)
是誰犯了罪？·····	鄭維孝(41)
——記兒童慣偷韓大成	
机智勇敢的人·····	長 之(47)

白骨之謎

洪錫、陳金、譚壽

白骨的秘密

天剛蒙蒙亮，紅菱堡村的黨支部書記李長貴就在房后的小菜園里掄着鎬頭挖溝。剛下過雨，地還潮乎乎的，挖起來一點不費勁。

李長貴早先住在堡子裏邊，從去年搬到堡子南頭這裏來，就打算把菜園子夾個秫稭障子，但是老是倒不開手，現在正是挂鋤的時候，正好抽空把障子夾好。

太陽剛出山，他已經挖出一丈多長了，再有一袋煙的工夫就能全挖完。他盤算着：上半天差不多能夾完！直了直腰，長長地吸了口氣，又繼續挖下去。

忽然，鎬頭往起一抬，隨着挖出來一根骨頭，上邊還沾着些碎麻袋片。他沒大理會，用腳把骨頭往旁邊一踢，又是一鎬下去，一下子滾出來一個亂糊糊的圓東西，接着一股腐爛的臭味就衝到他的鼻子里來，他把這圓東西撥拉過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人腦瓜骨！

那來的腦瓜骨呢？李長貴停下了鎬頭，仔細琢磨起來：我生在這，長在這，三十多年了，從沒聽說過這兒是墳地，也沒聽說誰家在這兒埋過人哪！就算埋過吧，怎沒看見棺材片，怎用麻袋裝殮呢？

他越想越覺得有問題，轉身回屋告訴老婆一聲，就直奔派出所。

吉普車拉着沈阳市公安局的偵察人員風馳電掣般地開到了現場。偵察員按着隊長指示，先查看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畫好了平面圖，接着就在發現骨头的地方仔細地挖下去。不一會兒，又挖出了大腿骨、脊椎骨、肋巴骨，還有一些亂糟糟的頭髮和碎麻袋片。法医仔細地計算着骨头的根數，刑警隊長林明撿起几塊麻袋片用手扯碎：“噫！還沒完全腐爛！”

“死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怎么死的？李支書說這地方沒埋過人，這是怎回事？”嘴快的偵察員小張早就憋不住了，他聽見隊長在自言自語，就象連珠炮似的提出一大堆問題來。

“是啊！”隊長林明淡淡地說：“這就是要我們回答的問題啊！”

这天晚上，沈阳市公安局的法医室里灯火徹夜通明，三个法医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些污穢的骨头先用藥水泡過，經過消毒，他們又一塊一塊地用刷子刷淨。

第二天，法医交給林明一份鑑定材料：根據盆骨的斜徑、耻骨的角度，以及其他骨骼的隆起程度，這是一具女性的尸骨；按照股骨、肱骨、腕骨的長度和肩胛骨的硬度和骨化程度，这个婦女身長大約在一公尺四十到一公尺五十公分之間，年齡為二十五歲到三十歲；頭骨的右顳乳突骨被砍掉，砍面平滑銳利，左顳頂的顳骨有缺損砍傷，頭顱各部有長短不等、深淺不一的桠狀砍傷三十處，可以証明：死者致死的主要原因是顳骨被砍穿，腦實質受到損傷所造成的。根據傷痕，凶器是有一定重力的銳器。另外，根據麻袋片的腐爛程度、骨端部出現的海綿狀骨松質，參考埋尸地點的土壤，推測死者是在四年到五年前遇害的。

一堆白骨，就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这是一件凶杀案。然而死者是誰呢？凶手又是誰呢？

几条可疑的線索

林队長的办公室里，空气沉重得象鉛塊一样地压在人們的头上；三个抽烟的人，把屋子弄得烟氣弥漫。偵察員們在分析案件情况。

“請大家發表意見吧！”林明看完了法医鉴定書說。

小張考慮了一下，首先發言：

“根据村里老乡的反映：这里不是坟地，村里又沒有失踪和死因不明的人，所以可以肯定死者是外地的。那么就有兩個可能：一个是凶手在附近的堡子，杀人后移尸到这里；另一个可能是过路杀人，而后远逃，因为埋尸的地点在堡子边上，不易被人發觉！”

“也有可能凶手同当时住在这个屋里的人有仇，企圖嫁禍！”老王补充了小張的意見。

“把尸体裝在麻袋里，行路时也不会露出馬脚，所以一直沒被人發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小張仍然按着自己的思路，越想越觉得有理。

这时小赵發言了。小赵是剛当偵察員不久的，經驗不多，可是思想細密，好在別人的看法里找空子，現在他又來反駁小張：

“如果他过路杀人，他把尸体埋在偏僻地方多好，何必冒險往堡子边上埋？如果說是嫁禍于人，那么明放着多好，何必埋起来？”小赵一說話就把“如果”这个口头語說个沒完。他又和往常一樣，不同意別人的看法，又沒提出自己的意見。

“死尸既然埋在这，案件就可能和当时住在这附近的人有关

連！我們不能因為村里沒有失蹤的人就輕易拋開這個方向！”大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難哪！”半天沒開腔的劉永剛，嘆了一口氣說：“時間這麼久了，光憑這幾塊骨頭就想破案！就算找到嫌疑分子，証據也難找了啊！”

又經過一番討論，林隊長發言了，他首先鼓勵一番偵察員的情緒，他說：“同志們！我們都知道自己的責任，我們不能讓一個人冤死呀！也不能讓一個殺人凶手逍遙法外！”他頓了頓，最後果斷地說：“我們第一步——弄清死者是誰？”

一個星期過去了，小張和老王興高采烈地回來匯報，他倆把紅菱堡村附近幾個村都查遍了，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張良堡的地主王老歪的女兒解放後瘋了，近兩三年沒有消息。從時間、年齡來看，和死者很相近。另外，他們還發現幾個二流子：武鎮營的李小麻子，前年還因為調戲婦女被公安局教育了一次，這個人手黑，好打架，平常老在左近三里五村亂串，有時深夜不歸。褚貴堡也有一個專門偷青的壞蛋，老鄉們說他是“毛屎欄里的石頭——又臭又硬”。

小張他們匯報完了，林隊長也提出了幾個重要的線索，這都是李長貴那房子的過去住戶：解放前，這三間草房是地主修宗清的，一九四九年搬走的；他有一個女兒，後來死了，但是怎麼死的？埋在那里了？都不知道！群众反映：這個老地主很討厭他的女兒，經常吵嘴。修宗清搬走後，搬進來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郭殿君，他家經常來往一些歷史不清的人，有男也有女，是不是他怕別人揭穿他的罪惡暗殺了人呢？這個郭殿君在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時，被政府逮捕判了徒刑，現在沈阳市監獄里。這個姓郭的被捕後，又搬進來兩家，北炕住的郭全英老兩口子，南炕住

的李忠林夫妇，后来因为男的四十多了，女的不到三十岁，兩人感情不合，不久就离了婚。据北炕的郭老大娘說：女的在离婚后还来过一次，听說已經和一个姓張的裁縫結了婚。

这些情况究竟說明什么問題？有沒有价值？誰也不能判斷！但是，一星期的工作到底沒有白忙——总算占有了一些情况。所以林隊長布置給偵察員們任务时說：“一方面，我們繼續在附近村里調查，一方面澄清这几个綫索！”

偵 察 員 为 难

如果說有什么職業最能磨練人們意志的話，偵察工作这一行一定是其中的一項！原先，偵察員們获得的綫索，看起来都确是很可疑的，可是深入一調查，一个一个都被否定了。

地主修宗清，已經搬到沈阳市內南市区去了，經過詳細調查，他的女兒是得急性胃炎死的。死有因、埋有地，和这个案件是無关的了。

偵察員們到監獄里重新審訊了反革命犯郭殿君，他供訴了几个和他有来往的社会关系人，其中就有一个是女的，还是他的亲戚，已經回河北老家了；这些，經過調查也确屬实。

張良堡的地主王老歪的女兒得了瘋病是不假，以后听說在沈阳市內医治，多少年前就不在本村了，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偵察員老刘也找郭老大娘了解了一下李忠林的媳妇的情况，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聾，她說：没有什么問題，李忠林的媳妇叫伊丽昌，离婚是双方自願的，沒吵沒鬧；小媳妇离了以后还回来住一宿，第二天我們下地的时候，他們還沒起来呢！

至于那几个二流子，几年来他們虽有些坏行动，可就是一点沒發現他們有搶劫杀人的罪行綫索。

看起来，以前几个星期的工作都白费了，工作有中断的危险。

小張的情緒不那么高了，其他几个人也老是低着腦袋不說話。

隊長林明看出了大家的情緒，他認為大家情緒低落下来，將會影响工作，就故意开玩笑似的对大家說：

“怎么搞的，碰上这点困难就沒精打采了？半个多月来我們工作做的不少啊！杀人的只有一个人，那么多的綫索那有不落空的呢！……今天是禮拜六，明天咱們洗洗澡、剪剪头，看看电影，好好休息它一天！”

沈阳市的星期六晚上是非常美好的，太原街的霓虹灯光，中山公园的幽靜树影，各机关——这天公安局也有——的通宵舞会，是多么吸引着工作了几个星期的人啊！然而，没有一个偵察員有这样的閑情逸致，連最活躍的小張也对老王說：“完不成这个任务，吃飯也沒味！”

隊長林明从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很沉着，然而他的心里比誰都更着急。他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干偵察工作那天起，就热爱上这个职业！这，倒不是因为过的是奇妙的、冒險的、有趣生活，主要的是这种工作的任务是保护善良人民、打击邪惡分子，这是多么高尚的工作啊！所以，尽管他干这个工作已經十多年了，到現在，他每接到一件案子的时候，心里就交織着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緒——对坏分子的痛恨，对受害人的同情！这件無名女尸案也是这样。

这是一件多么纏手的案子啊！林明在这天晚上，并沒象他告訴偵察員們那样：去洗洗澡，看看电影，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棵烟接着一棵烟猛吸着，他自己告訴自己：“半个多月了，

进展不大呀！連死者姓名還沒弄清楚呢！”他想从同志們的汇报当中，抓出和案件有关的綫头，但是在哪里呢？

灯光已經被烟气逼成昏黄了，办公室里只能听见林明手表的走动声，時間一分一分地过去，他猛地把左手往右手上一击：“这两个情况得弄清：王老歪的瘋女兒哪去了？和李忠林离了婚的伊丽昌还在不在？”站起身来，用笔在日記本上写道：“集中力量，突破重点！”

伊 丽 昌 失 踪 了

礼拜一的早上，林明帶着小張等四个人来到紅菱堡。他讓偵察員老王和老刘去查地主王老歪女兒的下落；他自己和小張、小赵調查伊丽昌来去的經過。

林明和小張、小赵来到軍屬李老太太家，李老太太有个女兒叫秀英，是个共青团員，因为年龄差不多，过去和伊丽昌常在一塊玩。

扯了一气家常，林明就把話引到伊丽昌身上来，李老太太說：

“就在鎮反前一年夏天，他和男人离了婚；不过一个月后来了一趟，路过我們这还喝了口水，她說：又嫁給辽阳鐔子溝一个裁縫了。”

林明暗暗地記下“鐔子溝”这个地名，又問：“这回生活挺好吧，穿戴怎样？”

“可帶勁啦，戴个大沿草帽，藍褲子，‘干靠’色小褂，穿的黄皮鞋，手上还帶着金鐲子、手表呢！”老太太一边回忆一边說：“她說来取放在李忠林这的旧衣服和迁戶口。我閨女讓她住在我們这，她沒干就走了！”

“第二天走的嗎？你老看見她走了沒有？”林明十分关切，但仍然很冷靜地問道。

“沒有！興許我在屋里，沒看見她走！”老太太又尋思了一會兒：“不過她要是路過這門口，也一定進屋來呀！”

“那麼，這堡子還有別的道通火車站嗎？”

“沒有，別的道都遠。”

“附近她還有親戚沒有呢？”

“沒聽說過！”

.....

“好吧！謝謝你老大娘！”林明辭別出來，馬上派小張和小趙到另外兩條通火車站的道路上去調查。晚上他倆回來，說：那里的住戶也都沒看見伊麗昌走過。

“有人看見她進來；沒人看見她出去，這到是個值得注意的線索！”在林明的心里，伊麗昌這個線索占的位置加大了。他告訴小張和小趙，馬上到遼陽縣鐮子溝去，看看伊麗昌是不是嫁給張裁縫了，在不在家。

小張和小趙來到鐮子溝，很容易的就找到張裁縫，他的名字叫張生顯。小趙他倆一提伊麗昌，張生顯最初很驚慌，但是接着就沮喪起來，他說：

“她跑了，不和我過了！”

“什麼時候？為什麼？”小張和小趙立刻警覺起來，連忙追問。

“我們倆經人介紹，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結的婚，她對我很好。結婚後一個來月，她說要到沈陽紅菱堡去遷戶口和取東西。我兩個妹妹送她上車，她还給她倆買點花布。哪曾想一去就沒回來！我也沒錯待了她呀！”張生顯越說越懊喪，還掉了兩點眼淚。

小張和小趙兩個人互相望了望，心里暗自盤算了一下，伊麗昌离家時間和李老太太看見她的時間一致。倆人又問：

“你沒去找她嗎？”

“找了呀！我到紅菱堡去找，一個老乡告訴我她不住在那兒；我又到沈陽去找她娘家，正赶上她爹因為刑事案件被政府判了二年徒刑，我還上哪找去！”

“她臨走的時候，穿的是什麼衣裳？”

張生顯想了一想：“頭上戴個大沿草帽，穿的黃皮鞋，‘干靠’色小褂，藍褲子；結婚時我給她買的一塊東洋小八號手錶和金鐲子也都帶走了。”

當小張和小趙出來的時候，張生顯還再三地懇求他倆：“希望你們好好給我找找吧！好幾年了，我還沒有忘情！”

看張裁縫的樣子是個老實人，他不會說假話；又調查了左鄰右舍，也都說伊麗昌自那次走後就沒回來。那麼她到底上哪兒去了呢？下落非得查清楚不可。小張和小趙當天搭車趕回沈陽，連局里也沒到，就直奔張生顯告訴他們的二馬路二十五號姓祝的——他給張生顯介紹的伊麗昌——家里去，然而這兩個年輕的偵察員的臉上，立刻蒙上了失望的神色，這姓祝的在一九五四年搬到關里去了。

“我們到監獄里去查查看，也許能查到伊麗昌父親伊永泰的住處！”小趙想起了這個辦法。兩個人又跑到監獄。

從監獄出來，時間快到半夜了，他倆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吃一頓飯，又跑到和平區。在派出所的幫助下，他倆找到了伊永泰的住址。

伊永泰出獄二年多了，現在街頭賣饅頭。他從被窩爬出來接待他倆。

“伊丽昌是你女兒吧？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小張直截了當地問。

“啊，是我女兒！”伊永泰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很惶惑。“我出獄後就沒見着她，前兩年下鄉去找她一趟，沒打聽出準確消息來，以後就拉倒了！”

“你還有什麼親戚沒有？”

“沒有！就有一家姓祝的，在一九五四年就搬到關里去了。”

那麼，伊麗昌到底哪裏去了？

李忠林心中有鬼

伊麗昌的下落不明，那也就是說死者可能就是她，所以偵察員自然地將注意力放在伊麗昌前夫李忠林的身上。而李忠林這些日子確實神色不定。

一天，小劉和大張一清早就奔李忠林現在住的地方——四方台來了，這時，高粱長的已經沒膝，農民們正忙着夏耨。他倆快要走到堡子頭的時候，從堡子里走出一個穿藍布短褲褂的人，低著頭迎面走來。小劉一把拉住大張：

“是他！咱別跟他照面！”兩人急速鑽到苞米地裏去，逐漸，這個人走过去了，正是李忠林！“這麼忙的時候，他上哪去呢？”大張對小劉說：“我跟着他，你一個人到堡子里去吧！”

村長介紹李忠林的情況說：“這些日子他好像掉了魂似的，也不下地干活，也不和人說話，三天兩頭到外堡子去，不知怎回事！詳細的事，王二生更清楚，他們住一個院！”

小劉來到地壘，拿起鋤頭就和王二生一塊鏟地，一邊鏟一邊听王二生的講述：“那天，我們不少人坐在樹蔭下閑扯，有人說：警察在紅菱堡挖出一付死人骨頭來！當時李忠林的臉刷拉下子

就白了。大家嘴扯的挺熱鬧，他一言不發；李屠戶平時愛說愛笑，那天不知是怎回事！从那以后，我就看他老是坐不穩站不定的，大前天出去大半天，說是上紅菱堡去了，今兒个大概又去了！”

“他家里都有什么东西呀！”小刘問。

“光杆一床被，一把杀猪刀，一个破箱子，沒啥象样的东西！”

“沒有女人用的东西嗎？”小刘机灵地問。

“沒理會！沒看他拿出来过！”

“請你想个理由，找机会看看他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特別注意女人用的东西！”

王二生答应說：“能办到！”

可是过了几天，王二生来找小刘：“不行，我向他借件破衣服，他說啥也不借；还疑心我了，每天都不大出屋，我要在家，他更是寸步不离！”

大張在紅菱堡調查李忠林的情况是：李忠林从搬出紅菱堡以后，总也沒来过；可是最近却来了三四次，而且老躲着人，在別人不注意的时候，溜进老于家大院和老孟家大院。

这些都說明什么呢？

主 要 的 是 証 据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判断，死者就是伊丽昌！凶手呢？当然是李忠林了！然而偵察員不能这样想，人命关天，不是小事！林明沉着地說：“同志們，現在我們不过剛弄清死者姓名，案件的偵察工作不过剛剛开始！凭想象是不行的，現在主要的工作是拿到証据！四五年了，証据可能不好找，但是我們一定要拿到它！”他停了停，望望大家：“大家想想，到哪里找証据？都可能

有什么证据？”这是他的习惯，每逢在节骨眼的地方，他总是启发大家多动脑筋。

“传讯李忠林，死者来了没走是有好几个人知道的，让他交代死者的下落！”老王想了一下，提出这个意见。

“那不行，坏分子是很狡猾的，他就瞪眼说：反正她走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办？”爱钻空子的小赵反驳。接着他说：“我认为伊丽昌来的时候穿戴的很齐整，这些东西可能被凶手卖掉或被人看见过，只要找到这些东西的下落就行了！”这是他考虑了一夜想出来的。

这正和小刘的想法一致，老王也赞同，林明夸奖小赵说：“小赵能够提出具体办法了，有进步！”接着他提出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李忠林来红菱堡的目的是来探听我们的动静和看看赃物是否还在，必要时他要毁赃或者逃跑，所以我们必须先把赃物拿到手；一是看住他家里的箱子。

于是，表面上平静的红菱堡和四方台，暗地里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

一个半月的工作，侦察员们几乎和堡子里每一个人熟悉起来，老刘走到住在老孟家大院的蔡大娘家，蔡木娘有个姑娘叫蔡玉云，是个十八岁的共青团员——共青团员们都接受了支部的任务：协助侦察员。老刘问她：

“李忠林为什么突然上老孟家来呀？”

“是呀，我也奇怪，他们一无亲二无故的！”她想了一想：“李屠户搬走的时候，可卖给老孟家一双黄皮鞋、一双白袜套，都是八成新的，两样加一块才二十万（当时币制还没改革）元，真便宜！”

“是女人穿的还是男人穿的？”老刘压住兴奋连忙追问。

“女的，老孟家大孀給她大閨女买的，平时她舍不得穿，只过年过节穿一兩天，現在还有呢！”蔡玉云确鑿地說。

老刘囑咐她想办法把皮鞋借出来；并且告訴她保守秘密。蔡玉云都答应了。

第二天，偵察員根据已掌握的材料，認定李忠林有重大的嫌疑，拿着搜查証件，檢查了李忠林家里的一个箱子，發現了几件女人衣物。之后，把这些衣服和从蔡玉云那兒拿来的皮鞋和从老賈家拿到的手表給剛从辽阳鐔子溝赶来的張生显看，他立刻哭起来說：“是她的，这大翻領小褂还是我亲手做的呢！”

这小褂上有几塊血污，偵察員馬上拿回市內化驗，証明是人血。

一切都已就緒了。

第二天李忠林正在做飯的时候，偵察員小赵和派出所長来到他的面前，拿出逮捕証，凶犯就束手就縛了。

据李忠林供認：伊丽昌作風不正，使他非常不滿，以后离了婚，他就更加怀恨；当伊丽昌回来取东西的那一天，他一方面不想讓她把东西拿走，另一方面又看她穿戴的衣物值不少錢，就見財起意，当同屋住的老郭家兩口下地以后，他先向她小腹上踢兩脚，又拉到外屋，用切菜刀向她头上猛砍，而后就埋起来。

尾 声

吉普車向市內开去，坐在車上的偵察員們心情輕松得要飄到天上去。小張忽然停止了歌唱，大声向林明說：“隊長，你知道老乡們对这个案子是怎样傳說的？他們說：伊丽昌冤魂不散，給李長貴和你托夢了，才破了案的；要不，这沒名沒姓的一堆骨头，上哪兒找凶手去！”

偵察員的戰鬥

牛玉熊

草叢女尸

雨後，天空仍有幾朵未散的烏雲翻滾着。幾名戰士緩慢地在泥濘的小道上行進。路旁一群群老樹，一簇簇高草，使這一帶顯得格外幽靜。突然，戰士中有兩人喊了一聲，指着路旁的一個小白布包。大家向一處集攏來，但誰也沒去碰觸這個意外發現的東西。接着，又在兩公尺以外的地方，發現了一隻深陷在泥水中的皮鞋。看樣子是女人穿的，鞋中積存着不少雨水。戰士警覺起來，舉目四望，眼前盡是比人還高的草叢，甚么也看不見。

“人到那兒去了呢？”戰士們四周尋找。就在這時，在離布包五步遠的草叢里，發現了一具女尸。死者被深草掩沒在一棵小樹下，頭北腳南仰臥着，顏面蒼白，兩眼微睜，口唇呈灰紫色，身上和手上染着血跡……。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沈陽市東陵風景區附近。市公安局和大東公安分局的二十多名偵察人員、法医和技術人員趕到現場時，天已昏暗了。十幾只手電筒的光柱在地上掃來掃去。經檢查，死者的耳、鼻沒有異物，褲扣也正常。在死者身上，發現二十一處被銳器刺傷的孔穴（其中有一刀兩孔）。偵察員又把道旁的小白包打開，里面有人民幣二十元，女衫一件，六六六藥粉一包，還有照片、信和廢紙等等。